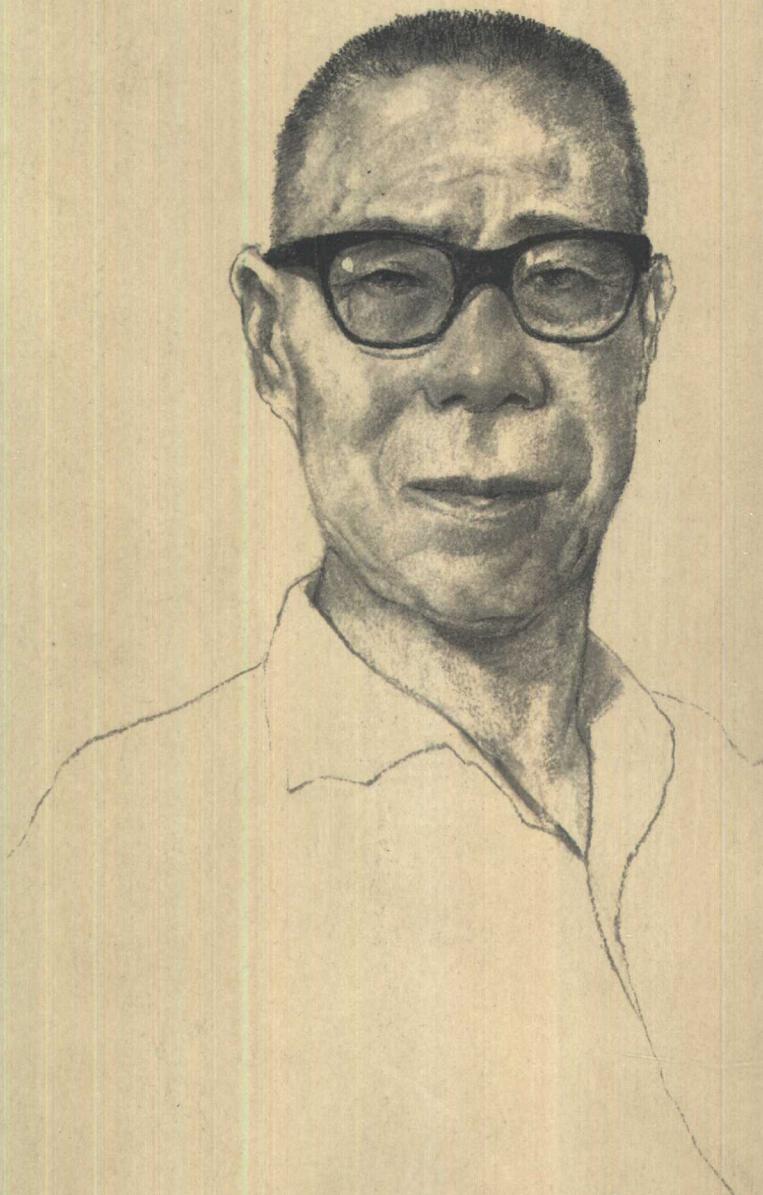


中 国 名 画 家 全 集

潘天寿



中 国 名 画 家 全 集

潘 天 寿

编 著 • 卢 炯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天寿 / 卢忻编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9

(中国名画家全集 / 郎绍君、张志欣主编)

[ISBN 7-5434-3992-1]

I. 潘... II. 卢...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潘天寿 (1897~1971)—评传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866 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

潘天寿

编 著 / 卢 忻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80 号

责任编辑 张子康 许宏泉 刘峰 张天漫

封面画像 李帆

装帧设计 郑子杰

特约校对 田其平

制 版 深圳兴裕印制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领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 深圳利士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印张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3992-1/J · 205

定 价 / 80 元

前　　言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洎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脉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绍介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翠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长　王亚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名画家全集

顾问

王朝闻 张仃

吴冠中

主编

(近现代部分)

郎绍君 张志欣

(古代部分)

陈传席 张志欣

潘天寿(1897 ~ 1971)

原名天授，字大颐，号阿寿，
早年别号懒道人、心阿兰若主
持，晚年自署东越颐者、颐翁、
雷婆头峰寿者等，浙江省宁海
人。1915年至1920年就读于浙
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得李叔
同、经子渊指教，又受益于吴昌
硕。曾任国立艺专校长、浙江美
术学院院长、美协浙江分会主
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为
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作
有《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
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黄宾虹
李可染
潘天寿
李苦禅
吴作人
吴昌硕
吴湖帆
谢稚柳
陆俨少
齐白石
黄胄
徐悲鸿
石鲁
高剑父
陈树人
陈之佛
傅抱石
溥心畲
丰子恺
刘海粟
林风眠
张大千
蒋兆和

中国名画家全集（近现代部分）

目 录

一、生平概述	1
自幼喜爱写字、画画	2
人格教育与经亨颐的指点	6
李叔同脱俗出家	8
力求摆脱吴昌硕的影子	9
编撰《中国绘画史》	11
西子湖畔的师生恋	13
深受学生的爱戴	15
抗战胜利后再画山水	19
出任国立艺专校长	22
“阿寿的画，力能扛鼎”	25
“六十六，学大木”	27
再度出任校长	29
举办个人画展	42
出访日本	61
“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70

二、艺术历程和风格特色	81
艺术启蒙时期	83
海派浸润时期	87
积极探索时期	94
风格形成时期	105
求新彷徨时期	124
艺术全盛时期	141
三、论艺摘选	197
四、各家评论摘录	225
五、年表简编	247
附：常用印	258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62

一 生平概述

自幼喜爱写字、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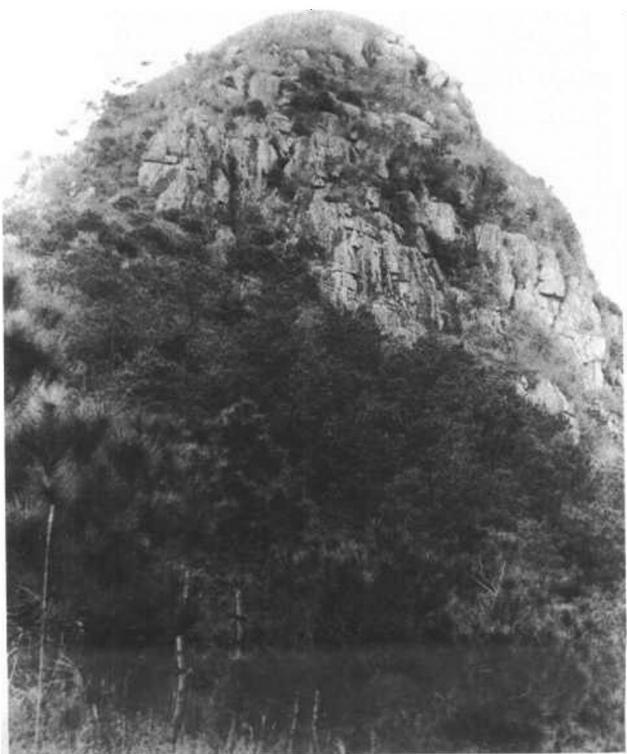
1897年3月14日(农历丁酉年二月十二日)潘天寿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北郊冠庄村。原名天授，取字大颐，号阿寿，别署懒道人、颐者、心阿兰若住持寿者、三门湾人等，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

宁海县面向东海，近临三门湾，背靠天台山脉。在巍巍群峰之中，四百多米

高的雷婆头峰离冠庄较近，是这一带最高的一个山峰。峰下一条溪水缓缓流过冠庄。冠庄村以东便是数十里平川，既有松林竹山，又有成片的水稻田和果园。这里是江南富饶之地。潘家是一个殷实的农户，祖父这一代造了一座大宅，又买进了一些田地。父亲秉璋，字子陶，是全村少有的秀才，担任乡长多年，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母亲周氏是西郊外两

奇峻的雷婆头峰



水拱村右榜举人周熊飞的长女，天资聪敏，颇有家教，擅剪纸画图样。潘天寿自幼耳濡目染，比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早。童年生活随着大人赶庙会，扎灯笼，



潘天寿
故居旧影

糊风筝；又放牛砍柴，抓鱼摸虾，丰富多彩，极有情趣。

7岁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潘天寿影响很大。先是父亲的同榜秀才王锡彤组织“伏虎会”，发动了一次反洋教的武装起义，规模不小，从者近万。队伍经过冠庄，然后攻入县城。这次被称作“宁海教案”的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反帝斗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

其时，法国派遣“巴斯卡尔”号军舰驶入甬江口威胁，迫使清政府迅速镇压起义。少年潘天寿亲眼目睹义愤激昂的农民起义军进村，父亲在家设宴招待王锡彤等豪杰后，队伍又浩浩荡荡开进城去，最后又归于失败。一颗爱国主义的种子已深深播入幼小的心灵：“中国人不能受洋人的欺负！”

再一件事是母亲的过世。由于产褥热而卧床不起的母亲，又在农民起义时受了惊吓，从而使天寿过早地失去了母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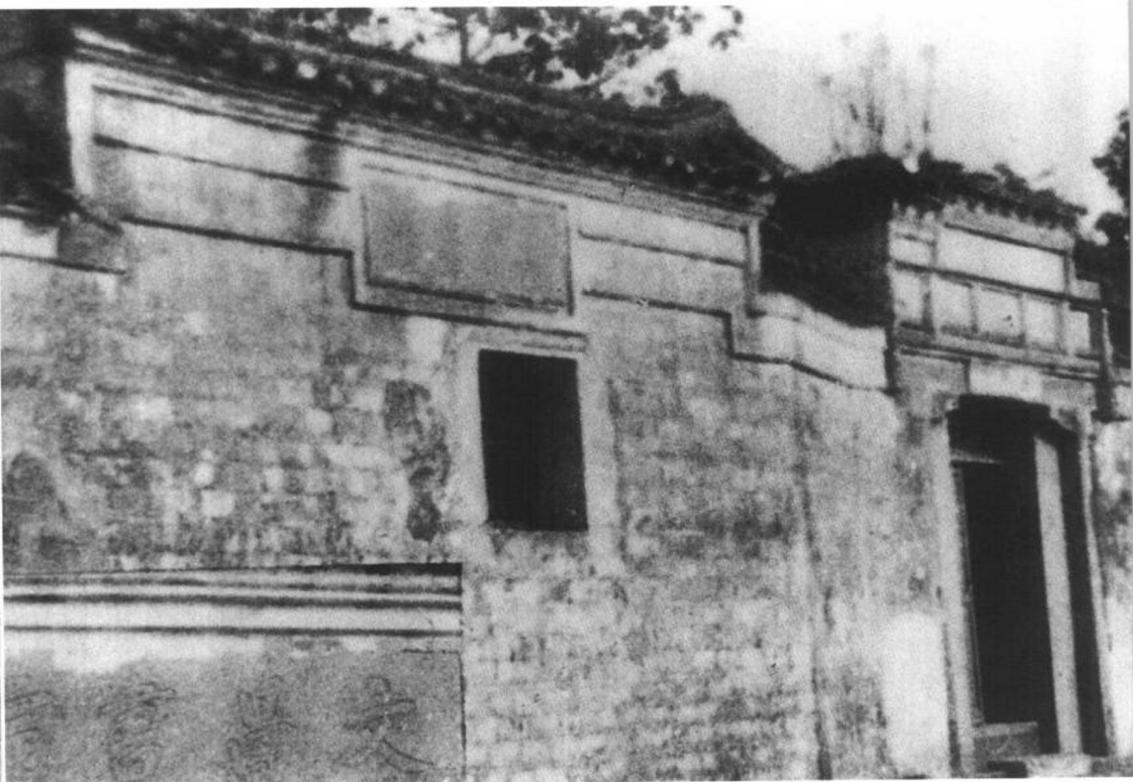
秋天，他进了村里的私塾。先生叫潘天道。天道先生的先辈曾受过乾隆皇帝赐进士文林郎，当过宁海知县，一

MS99/8

块极精致、极考究的黑色大匾悬挂在作为私塾教室的堂前，四个斗大的金字——“率真处世”闪闪发光。二十来个孩子随先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和《古文观止》等。同时也受到这位“君子坦荡荡”的好先生的人品渲染。天道先生管教学生之严是出了名的。先生也教《千家诗》、《唐诗》之类古典诗词，这对天寿日后进学倒不无好处。但天寿的兴趣在写字。当时写的均是毛笔字，先写描红，后写墨映格，最后再写空格，照先生写的字样临摹。天寿的习字本上总是被先生用红笔圈上不少写得好的字。他练毛笔字丝毫没有倦意，每次都比同学多写一张，而且每天练毛笔大字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由于对毛笔的运用熟练自如，为他日后作画打下了基础。除了写字，天寿又喜欢画画，可是先生不准学生习画，认为那是“匠人所为”。一天，塾师要学生诵书，却发现一学生书下有一张手绘的《三国》插图。先生举起戒尺要打这个学生的手心，天寿站起来承认是自己画的。为此，天寿受了父亲严厉的责罚。

就是这么奇怪，旧式教育习字被看成与写诗作文一样，是正规学习，而画画则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消闲。私塾里不许画画，天寿就不再把课外临摹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旧小说的插图带到私塾去；但课外习画的兴趣反则日益增浓。那时候，每逢久旱不雨，村里要搭求雨楼祈雨，需要配上些对联和彩画，潘天寿便获准回家参加制作。此外，他也乐意为女孩子做的香袋画上几笔。二月放风筝，画得最出色的风筝是他的手笔；灯会中，最吸引人的灯笼图画，也总是出自他手中。潘天寿对这些事兴趣盎然，不但做得精细，而且有画也有贴剪纸的，十分精彩。

后来天寿进了宁海县城的学堂。学堂里正式开设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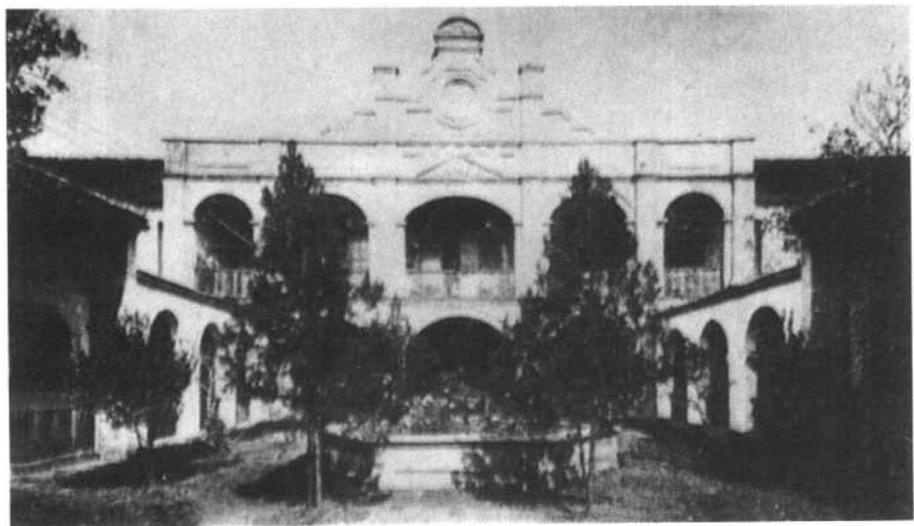


正学学堂旧址

课，从此他可以公开铺纸挥毫了。此时，他买到字帖《瘗鹤铭》、《玄秘塔》，又买到一本《芥子园画传》，于是字和画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芥子园画传》分门别类、由浅入深的介绍，使其兴趣大增。如果说过去画画出于好玩，那么现在则已感到绘画这门学科不简单。潘天寿晚年写自述说到：“我从14岁起就下决心要做一个中国画家。”同时，在给一些自学绘画者的回信中，也多次提到《芥子园画传》的作用。

人格教育与经亨颐的指点

1915年夏，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录取的新生发榜，潘天寿获总分第二的名次。这对于宁海县小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因为第一师范前身即是鲁迅任教过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从两级师范到第一师范，所聘之教师多为学问渊博的名师，如李叔同、陈望道、胡公冕、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刘大白等老师均在此任教；又有许寿裳、张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旧影

协和、钱均父、杨乃康等后来皆赴北大任教或调至教育部工作；加之学校图书仪器完备，校舍宽广，均为全省之冠，考生蜂拥，录取比例约20:1。潘天寿为家乡赢得了荣光。

五年师范教育对潘天寿的成长至关重要。一是校长经

亨颐。这位著名民主主义教育家、省教育会会长，他主张人格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德育，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二是学校注重美育，并将此与德智体合为四育。李叔同被聘为音乐和图画教师。在学生心目中，音乐、美术与语文、数学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校内由李叔同任指导老师的艺术团体很多，潘天寿没有参加以油画为主的桐荫画会，也没有像丰子恺那样进入漫画会，他选择了乐石社。因为他在宁海之时就已经对篆刻产生了兴趣，刻过几十方石章，他的字也是全校写得最好的。经亨颐常到乐石社来指导学生。一天，潘天寿看到身着蓝袍、黑马褂的经校长缓步走来，特地递上几枚自认为还不错的石章请先生指教。经亨颐那张两颊凹陷、颧骨微凸的面容上并没有显出笑意，接一枚看一枚，没有一枚能解开他眉间紧锁的皱纹。最后，潘天寿惶惶然将两枚刻得不好的印章也递了过去。

“好！这两枚不错。”潘天寿愣了。经校长却笑着说：“治印非以整齐为能事，要取其自然。此外，治印须胸中先有书法。你可以学学秦篆汉隶。”

校长走后，潘天寿对这两句话反复琢磨，又把自己刻的那些印章翻出来对照印谱，仔细地研究了又研究，终于慢慢有了些体会。他佩服校长的眼力，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石印统统磨平，重新再来。

他临的书法，也从颜体、柳体转向乾隆年间出土的东晋《爨宝子碑》和南宋《爨龙颜碑》。“二爨”书法朴质，体在隶楷之间，经亨颐擅写此体。李叔同擅写的北魏体，校外马一浮、张宗祥、丁辅之、余绍宋等书法家的作品，都令潘天寿获益良多。他此时又浸润在各种碑帖中，尽情研读吸收，书法和篆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李叔同脱俗出家

1918年初，潘天寿寒假回乡，遵父命娶本县姜吉花为妻，假毕仍返校就读。是年夏，发生了震惊全校师生的事：受人敬重的李叔同先生脱俗出家，皈依佛门。他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并于灵隐寺受戒，法号弘一。

一位情感丰富的艺术家、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为何出家？一时成了不解之谜。潘天寿佩服李先生的艺术，又崇敬李先生的人品。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李先生是参透人生、飘然出世的返璞归真。

以后，有一天，潘天寿曾去虎跑找到了弘一法师，诉说自己也想当和尚的愿望。不料法师不主张他出家，并且对他说：“出家人与在家人一样，亦有派系之争。我看你还是不要出家。在家也可以返璞归真的。”

潘天寿虽打消了当和尚的念头，但他开始注意佛经，并研究中国绘画与佛教的关系。几年以后，他撰写出论文《佛教与中国绘画》。他以学者的身份研究佛教，又以画家的悟性解析佛经，得出的结论是：“二三千年，佛教与吾国的绘画，极是相依而生活，相携而发展”，“唐以前的



妻子姜吉花旧影